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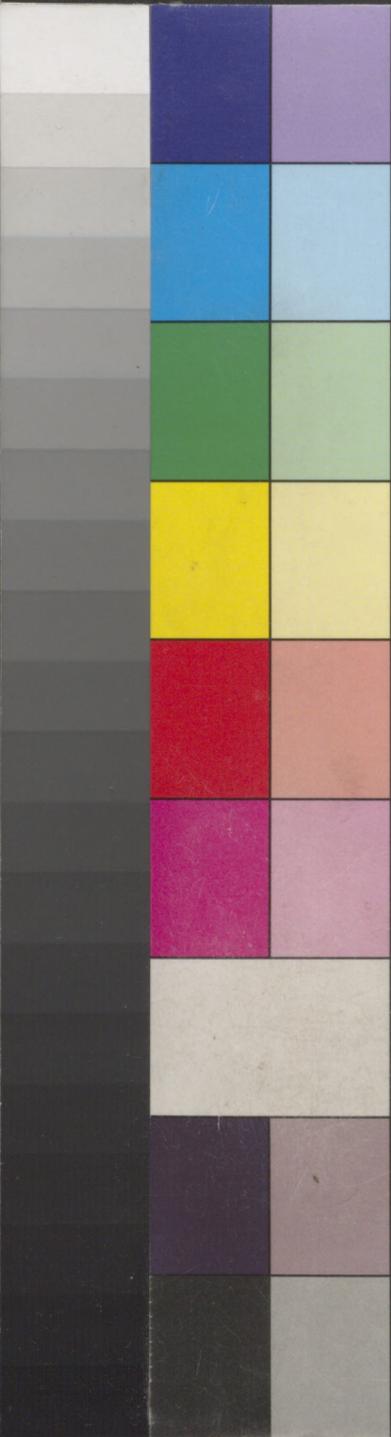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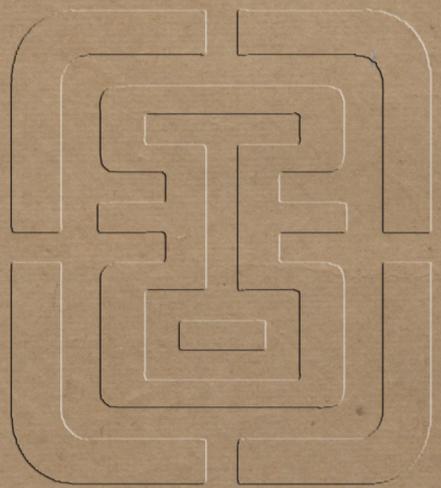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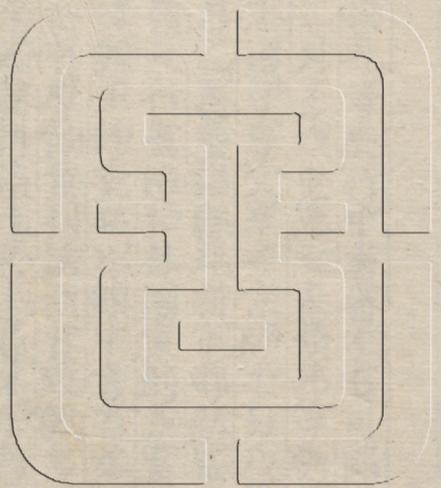
1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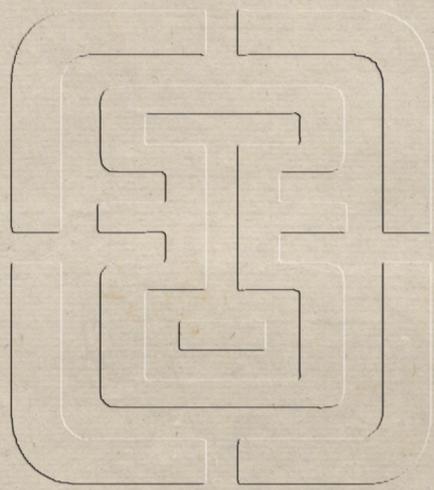


道園學古錄

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葉十五

碑銘

雍虞集伯

延壽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月戊辰子天爵以其志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比邊親正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費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寨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閏中梓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是道無行人方是特除吏率惟法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宣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費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致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僣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從行于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秦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眾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公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夫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史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究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全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責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廩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一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院斷事府能辨庶第之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赫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橫無以記載施行而更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
御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更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越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嘗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更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有力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蘄州判官殆公喪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二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
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朝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子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
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遠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駁之而疾不瘳炎之弗趨叔之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助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柱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職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兵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猶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嘗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第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健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僞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太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蹟入過吳興者必求太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歙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十世益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具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擬拾偏駁欺世之詐文孰為
雄江漢之東浩不窮補苴彌縫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相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皇慶二年卒孺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死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眾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擬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撥茶山中以為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更索光人脅
重贖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墓至于今久矣昔為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逼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第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並蓄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事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碑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大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閔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擊其久萬家無所詣懇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扶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殘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
既畢大料民新改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指門外爲之期遣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担安泰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更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
事事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旣又以叛告大家者
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蹤跡遂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曰遣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疾
舟師妻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
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
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蒙
家毆人至死紉井中以湧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
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算援
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其析其戶役爲數十
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
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
先生墓見奪於何山寺唐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二家
徹淫祀二石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
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滅於江西矣是故谷刺罕公之爲相
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
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又矣一摠大
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
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麈山者泉石
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
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
他人哉而時之人卒蔽於世故視神麈之樂不能以彼易此
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二娶彭氏先
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
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壘始在郡西
南陽城里今壘屯川者自公始 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
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鷹之陽溢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擬有梓有
杞桓之勸農侃之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
其成善止弗躅亦未期蓋有綾瓊纓臨溢以潔軒之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某曰北邙之
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袁平日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瀍南溝之瀦渚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
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束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與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北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安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附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任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壘之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洽兮揚氏之件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曲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懃歎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詢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河木曾放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孝休休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享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孝乎先生迺奔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嶺間讀書二年而後歸爲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孝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李正大德內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々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々用位不多歎而歸藏子以文興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在朝漢十六

雍虞集伯生

碑

御史中丞楊震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朵兒只中丞爲帖木迭而所擢害命昭雪
之二年月日特贈忠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舉
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免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於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石以昭陛下之明聖取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朵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

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疾斥罷更自給興聖左右
至為折辱宰相抗制中書議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皇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
拜中書右丞相又拜平章政事相牽制之而朵而只崩御史拜
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入繫獄時
宰相使大奴留留字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感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
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相受
張弼賕鉅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具奏而
御史亦鞫其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

問時宰相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不御酒飲者

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相不得中丞持
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

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喞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

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

子左右恐信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群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

蕭拜住孕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
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運柩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既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大后爲之驚悔而天子又亦竟其
所諸毀皆先帝舊臣盛不脫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
天灾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揚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送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廷感譏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當罰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揚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聽之
送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逃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
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君哉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送木帖而常內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又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舉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 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出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

定父失刺唐九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鬻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勸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 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各刺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々然母敢失辭承達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 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選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膳用不會賜

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間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
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
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
稱職權臣匿其姦異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悅死御史納璘
言事忤旨上怒巨剡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
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
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
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若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
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
不得請數日上讀直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
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
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
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
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
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平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闕於 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陸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毋教信時來有順無否或闡其幾
不驩以呻投蠟膠拚竊乘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虓獍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 犯危以折其衝
大母尚慈天子尚孝桺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而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奸忠數言
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亦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其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 國家本合混一人文具與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買闡來告曰昔我先世曾歸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遂不可攷自歸 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 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膺王封
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抃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嘗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手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

仁宗爲

皇太子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買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爲不可及焉 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持節追王其故國且認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
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故諸其客傳傳所爲行狀並達即奉生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賈問也延祐二年達即奉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同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謚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六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任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
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
穉之年出入帷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
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
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其敬畏
之是時章劄無闕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嘗門衛然後
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賞厲咸在酒行或醉失
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
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
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重計
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
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王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
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世有大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
上所知從官多其於人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地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實矣 成宗進紹太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擁伏姦慝必資健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
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驪舶五市蠻夷交

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及閩海
省事以重之不拜太宗正者國族之事緣焉或得罪若其刑

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殺百人蓋

裕皇僭即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二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厩衛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大醫利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
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宣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

馬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恩朶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統之
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
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旌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權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入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入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巨真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賞餘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否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察其有文以効
職守迺眷高昌愆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啟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梵宇凜二牢羞膳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之王封永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榮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李士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
温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永
以為好也上嘗與召赤温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温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世者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醜則相礼者贊之爲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温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大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瑱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替府事外著邊戡績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求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求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厲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

大夫同簽大常禮儀院尋奉議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

制贈其曾祖母祖母父母其官封令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皆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

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輿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履華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

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

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替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因多賢才 聖皇在御

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二天子
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永求其源本循其本課
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云二有叶在焉勒文貞碑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學十七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雍 虞 集 伯 生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廼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
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
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
裕宗皇帝初

世祖蓋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
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廼若身受信任委寄之
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
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正若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上北巡賊廷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放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之者毋得擅啓閤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閤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相偵偵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討擊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閭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其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爲其誦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者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淮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藉其孥公曰吾嘗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輩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卹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感志公抗言曰有 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諷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即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不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綵縷米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忘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舊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入祭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涖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後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勩而終其身云公幼有音質
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木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孝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建之學之有官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莫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孝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惻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蘄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令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雅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一已備宿衛其稱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坐在四邑鄉堡陞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

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髻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飾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倚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緯

裕皇仁孝以承聽佐天宮衆賢彙與肅之 以朝雖之 以養一

人以宣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 春宮亦論多聞

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爲尊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宮

壺亦固不軌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 聖孫之將隆福有

官萬民所望徽音安之 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

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

物阜康法令脩整老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願瞻其家有木維

喬袞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栢松栢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八
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
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便命人吏著文以刻盧
川云二西山峨 山夷川涇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在茲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
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
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其
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因事已出入
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有道不容
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亮堅里不花
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目大興謁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間全燕之形勢陔塞戶口兵實攻取
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家
古之從

睿宗皇帝于和赫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威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丞贈嘉議大夫聞喜郡
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
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

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其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
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
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劬節功臣議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 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
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
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
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忠
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聞習國禮
武宗皇帝皇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
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
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憚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萬餽燕享之節賜賚

之數等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嘗微之事爲其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其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一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勤懈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餼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賚珠衣一駟馬闕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一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
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
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
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
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
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
賜七寶筵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
憂焉又大漸公按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感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
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天二年
上大齊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擢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
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
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

和材北金山充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
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幣於內藏即其
家以賜三年 上御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
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 上多
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
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
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
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
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
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
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富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下忽里台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因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閱焉天曆三年二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節時中原純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袁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肝餐既勤既老蕭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享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相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二與公夙已見音承厥父祖祇奉鼎彝庶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莫為燕私自迹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之請

武皇在邊熊羆林爾公爾侯于城腹心乃績大統迺有大資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師盛饗

於軍大車彭二載酒鼓馘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特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實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賊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搆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保死生
忠亡姦在是用繫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思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辭不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
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悼雅哲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訂謨於其間以貴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賦
士大夫 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贖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召拜孝上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
勸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器養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老漸以漸盡閣
季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爲 上言之上以爲威制詔臣某者又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儂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愨贈光祿大夫社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仍兼翰林李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秋旨實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祭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二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異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異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備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辭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為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年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証學畫之出入實而較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賢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則爲書薦其入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由升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夕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其充卓卓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逝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復入而奉親榆董滄瀨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文孰爲浮夸朝豔夕壤孰爲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充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一在廷孝靖式毅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卿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無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詠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救宮衛王顛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少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一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蒼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窺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救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君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善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殿舊僚咸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實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亦以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統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近燕雲之地分族此石居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襟馭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改眞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侍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傑運糧都提堯魯台次即公也公諱嚮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傑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醜兼領官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撤里蛮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積重其役功成有白金麻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鑿帶鞍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裕自至一僊公哀暴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時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高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

顏故宮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高夫人貞節上聞

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高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官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斬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季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維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子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承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富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裕宗在諸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奮其謀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莫安。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低減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瞻聖子繼明麗天雖二在官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俊咸以既試既庸以導宮邸時維高公始事睿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額二專城辦方依室虎躍龍驟莫此京國界二居庸魏二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商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煥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病臨中原旁極南際獲被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嗔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悲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開夜扣宮門儀道感若時匪有人執固其論賊敗旋踵跡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為萬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若簡冊多垂鼎彝聖歷時報功匪遷桓一魯邦泰山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拒垂衣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為母儀則詩豈廢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敷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漢十八

墓誌銘

賀永相墓誌銘

雍 虞 集 伯生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揆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宇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林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

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晷夜寒暑未嘗
蹙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
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入角之五章若詔今
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天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
豈相反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遠
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
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
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
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
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懼容者唯伯顏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
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
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按獵還宮冷人道迎有被
色繒綴雜旌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
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
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
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察計
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
服以領之喪哥之為相也怨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
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
罪 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
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
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爲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又
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
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
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責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

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
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
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
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
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
吏舍肅然具贖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太家或以 上命
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通警府史凌辱僚吏撈係其
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書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
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 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
捕得奏誅之公曰北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
州民高氏隸精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責官有利其
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
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粟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太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連邊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令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才隆寒士馬凍乏賢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靈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鄉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大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魯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慈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其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
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
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
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
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
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
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
罹奸克遘復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
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
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
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
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
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赴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咨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督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
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
平陽隰州之求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
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賈京兆路總管諸軍奧
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
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
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
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
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

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
牙次適柵立忽攀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凍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憲周
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細擊維紀自亦程維昔
周郊陳實繼且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
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駮百試無替
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具
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齊力則非精思
弗愆時入禁籞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
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買有警無遺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德竊位爲權彼究滔天我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角不制不竟于斷世此大厲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掬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
墮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我々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固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宣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聳禎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胡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劔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二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

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
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徃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
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首猶
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
起踰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
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嵩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勦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
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
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望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

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

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

賊摩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俱公

骨裹賊復賊黨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

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

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

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漕省參知政

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賄伯問於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

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
言漕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珙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履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按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以勞之師新附之地類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倉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賢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盜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罷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刻言此張九按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僉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閔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湘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榮感者又不報遂謝病歸父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洵二中執法久聞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自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一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

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

罪上怒曰汝以臺細聲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母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戌率二年而代遭犯虜虜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也置近邊其領表更害因其土人以戌不幸前死者官給棧傳還其家從之徵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眾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怒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戒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鉄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魯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

許公言臣而東朝之怒茲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猝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大夫祖錢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實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過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車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頰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擇遣恭讓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虜墓三年寢苦嗽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二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悉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昇卿以政

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缺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藉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揚等冤死災致殄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公因請竟納之侍宴禹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選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祐不

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則名元從中怙恃思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妻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射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射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苦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收論之十小者有真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被識之不君子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強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釁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筵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頌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三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滿焉自是辭位其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覽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謂上曰知來時民問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河間巨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則然初有司異贍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願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之待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大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九爲定者二百餘悉送還官上聞
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城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
敢言子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
立矢洞其喉一軍謹驚及學書腕力允健端重嚴勁無懈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侯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老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祐奉政大夫食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愨次通中順大夫秘書監承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愨次未行次通武德將軍保定翼營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存揚世
武追王奕之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有成孰不昨土我于
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贊國成入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或省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嘯
哉德則維世智庸慮淵乃克有濟世星作之成宗渥之穆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柁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
退既藏仇二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
相時儉壬睚眦震雷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滿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公
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求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貞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諱居吉州者遂為
求新人曾大父輩宋正議大夫求新縣開國男大父撫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女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晉進士業有聲既居耒
陽買田築室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家其中又爲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
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捐俸者二之半兩陽之愆必齋戒爲之禱有

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買糶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飲膏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
囊注善劑活之遇賊小者傾糗糧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饗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
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備贖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怒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待故至再四彼取其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聽者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家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廖昔餘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中童歲時來者觀于鰲下尚其勿毀以求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士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尚書而王龍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有數百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
各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
以為重焉嘗使觀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維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
曰桂華坊無所當吳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
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具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
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官矣
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
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
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
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三賊曹諸
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瀆先生也會
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
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駒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 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
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
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
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
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
天備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聞誦以為樂門人歸之者
日盛旁近舍官滿至不能容先生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
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
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
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
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專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
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
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
經權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
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 上意而翰林學

士元公明善賜言於 朝以先生為薦耒及召而至治三年
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
色接賓客人 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
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
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女以某年月日葬先
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
以書來京師求銘其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
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

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喜韶放鄭律失音浪莫辯其正先生脩能典遭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自盡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目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刀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且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表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眾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舉也徒以字在比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字知某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

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秉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國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監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兵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宗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字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合州臨海項氏系出唐舟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為塋廬居三卜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鄉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生鄉貢進上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膏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磨著作廷常教授小亭王宮度宗幼時曾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李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

鄞縣丞周仔有所述狀來請銘仔有子弟榮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莛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苗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孝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一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承見曰請有復焉集撰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國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錄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罷等姪侍郎生漳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二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

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鹿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祠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二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費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
恪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謂
誌詮諸女曰誼訥訥讓曹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雅公同年也乾進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薄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其富其家

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
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旣匯而斯衍尚有托乎
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
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宇不出於鄉井溯其世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二三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無金銘
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季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請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
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濬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深熊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濬生邦字邦字鄧二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
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仕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榮傳君維清
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當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
南延徽菴程氏為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負與登仕為
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明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
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
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
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未疾者八年扶
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
愛前後為喪無違缺待辭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
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
不肆矜以驕其馭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
不為嫌有困乏極之不為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為謹
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為圃以為歲
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為別墅以自逸幅中野
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二後至元己卯七月也意
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文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
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音賢女二人以至正壬辰十一月廿
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聞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
慈孫有欲者其親之毒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
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
及然歷宋金喪亡塋墓蒼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
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貴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與寂二無稱人稱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
全以靖居盈以安為華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
之望貞砥嗟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藁十九

雍 虞 集 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
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
揚蹈厲貌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
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
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
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
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折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
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

世稱為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饑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 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鵬之足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擊李之武功 錄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龍異光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天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々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者因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大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大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太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

以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

初引接致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

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上登歌

作樂音節諸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與瑞豐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韋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

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事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

祀圖燕喜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為

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亦丞相當直命

巽初以其書待於驂龍閣下上方覽其御膳幹亦丞相言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偏閱其圖問人

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

旨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道奏為翰林應奉

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則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

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

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

常服御馬而往鼎稱上憲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

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國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

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

甲被米飾者作於江西庄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

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眾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與軍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轆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嘗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為之無如魯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焉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一至以集賢昭著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二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魯氏本武城人邾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迁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燁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魯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

悱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二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媛如璟婿周禎何潦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其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小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競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論至旦無曠廢爰古器物名書盡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二卷心性

哲早世兄子亭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實嫂岳氏
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
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
否率關政事大體為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
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
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
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
至京師彝為位哭隔俟且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號於
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道罪敢以誌慕為誌某
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
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
顯仕者也 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
君始來彰德遂為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
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
侯三拜而彌重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
故入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為左右司數
請歸養不許之郡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彝為工部侍郎公娶董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
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孫
女三人婿曰鄭曰王曰李男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
婿曰樊曰侯彝將以其年月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
大德中某與彝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為工
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懿藥其
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爰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燔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吾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感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當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日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胡氏之先冒繇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馮
至致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墮
不違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啟之考
工成之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成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冰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死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歛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其府正薄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父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詩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
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愷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權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辨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德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別壽畝以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求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貞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定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自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資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權丞春坊擢用英年不踰六表官不過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者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之多士孰是乏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吏哉法冠易其綬圭食藜食飲或謹
攸同善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盡盡安陽之墟有
木離之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求安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公墓誌銘

國子生勤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子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恒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過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遠恒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績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德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恒恂之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觀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二十四年誠之爲遂州東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巨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歎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父君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貴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平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集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繩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跌石尸果在而李申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々不以庸廢事會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于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二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君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寬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迹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遑究惶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本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三孫二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公信其人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死轉跳

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目多退然若不勝
衣循二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
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
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
至而憊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
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
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監書博士柯九思同
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
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
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求平為隘曰隘則窮泯
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 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
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求平劍

焉繼以荒饑存歿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
父之明乎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
正公門所與游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
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
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
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恥京城之東上厚以
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
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
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
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

乃厲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饑羞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泥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章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李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又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求見聞以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為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大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棄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處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父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瘳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

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首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因門外又購旁近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塋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况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叔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歎王氏世德未宣自胡迂應至干太原侃宜之時來京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負常五百六十人注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亦豐人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所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

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寔葬道次
是年除中興路儒孝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如父曰
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求歸而以喪
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臣季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稟殖道
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
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
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強
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
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
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獻君卒若
千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四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
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
詩禮憚性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
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揚夫人之心蓋揚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
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揚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
母也又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出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之日以夫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置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其旨以終養其父母功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遂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柱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

宗洛宗漸宗沫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川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厚如冢克繁繇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之子來省歲時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生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楡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以道爲孫颺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爲鄭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主次申中大夫實讓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夫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間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婦以敬宗事大德戊戌年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夫次璿次琬次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輿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歆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

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藩邸史衛王弥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乎越乃在袁氏鄭丞相爲之哀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遠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璿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二維郵擘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二孰往而復居之恂二着之循二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二夫人父其匹之獨畜於天而不有年歸嗟無所

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立是微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賦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見知時宰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曰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計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感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子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

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孝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暉明從師而無壺於愛暉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方闡門子森
方孔文察有饌方尊有醴不少延方誰
怨樂茲立方勿讓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御之夫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享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家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弥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二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旂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君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今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姚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姚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末七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黃巖晉伯秦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已酉卒葬之其叔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于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鞠子實既瘁海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繫德厚原何千
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峻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櫛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家婦也岳氏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抗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孀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路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櫛曰予買地其以其年某月日還葬夫人
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
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媿
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坐宮

道園學士口錄卷之十九

